

武川文史资料

第 六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
武川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89年12月

目 录

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活动始末	刘耀冰 (1)
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主力——第四路	毕健飞 (14)
充军生涯回忆	王 德 忆述 王凯军 整理 (22)
忆“九·一九”起义	毕健飞 (52)
武川教育四十年的回顾	郭 勒 (61)
追求正义 英名常在 ——追忆祖父石良屿	石 立 石 正 石玉英 (70)
李铁山传奇	刘耀冰 (74)
五十年前的回忆 ——怀念父亲温财旺	温世俊 忆述 温 智 整理 (77)
忆于存灏先生的几件事	班巨才 忆述 郭绍琦 整理 (85)
任克定烈士传略	冰 山 (94)
回忆先师张腾云先生	张清森 (100)

写在清明节

——缅怀先父石寄圃.....

.....石 立 石 正 石玉英(106)

电影事业与遥远的未来..... 石寄圃 (120)

一腔热血洒青山

——缅怀我的叔叔张三娃烈士.....张 文(130)

神枪手陈计.....班巨才 忆述

郭绍琦 整理(135)

王氏义和堂的兴衰经过.....王可胜 忆述

刘映元 整理(139)

解放前的军旅生涯.....张建功 忆述

张学义 整理(162)

陆合营伪蒙古军侧记(之二).....徐翔麟(179)

哈拉合少伪靖安军活动纪实.....张 文(212)

召河庙之战.....徐翔麟(217)

武川县城的第二次解放.....张清森(224)

日伪武川监狱见闻.....班巨才 忆述

郭绍琦 整理(227)

民国十五——二十一年武川自然灾害初考.....

.....霍世荣(231)

武川乡村的红事宴.....贺 英(235)

武川历史拾零（之二）	郭 勒(244)
大青山——契丹王朝最后的舞台	胡国栋(251)
《武川县志》古代史实的考证与编写	郭自刚(259)
具有历史特点的一编	
——简评《武川县志》中“抗日游击根据地”	
的立编	冰 山(268)

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活动始末

刘 耀 冰

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亦称绥远文人抗日军、绥远“袍子”抗日自卫军。在整个绥远八年的抗战中，其具有深刻的历史作用和意义。

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 组建前绥远之形势

日本军阀为实现其传统的侵华政策，自民国二十年（1931）“九·一八”事变，强占东北4省后，即积极继续向关内华北进迫。1937年7月7日午夜，驻华日军在河北省宛平县境卢沟桥附近演习，借口“搜查失踪士兵”，遂袭击驻军宋哲元部吉星文团，吉团为保卫国土，奋起迎战，从此演变成七·七卢沟桥事变。次日，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把日寇驱逐出中国。

当时驻屯我华北之日军，计有10万以上。七·七事变起，日军即分3路进迫平津，战至8月4日，国民党军退出

北平。日军除以一部扼守北平，倾全力沿平绥路向西推进。南口于8月25日失守。察哈尔省张垣于27日陷于日手。张垣被陷，日军以酒井旅团攻怀来与涿鹿，以林木旅团攻宣化，以本间旅团攻晋北大同，企图占领山西，以控制华北。国民党军马占山率领之挺进军，于9月12日撤守大同。日军一部向绥东丰镇、集宁进迫，国民党骑兵第一军于21日撤守丰镇，24日放弃集宁。

绥远国民党驻军，原以傅作义主席所率之三十五军为主，七七事变后，奉调至察哈尔协助刘汝明守张垣，张垣陷落，又奉第二战区阎锡山司令长官命，调回山西助守太原。当时境内驻军尚有4个骑兵师，2个步兵旅，对于晋北之敌军，在战略上尚可以侧击。日军有鉴于此，于10月10日以千田机械化兵团，协同伪蒙军向归绥进攻，同时另以两个联队由晋北经绥南之凉城进迫归绥侧背。时驻绥各军，因指挥既不统一，部队又甚分散，赵承绶骑兵师先撤返晋北，马占山所率之挺进军继退至包头，绥垣遂于12日失守，包头亦于15日相继陷落。

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之组建

10月31日晚，国民党绥远省政府民政厅长袁庆曾（代主席）、财政厅长李居义、秘书长曾厚载等，携带绥远省库款及鸦片烟膏，随同赵承绶骑兵经凉城撤返山西。12日上午日军分两路已进迫绥垣城郊。挺进军虽继续与敌对抗，然省政无人领导，军队失去统率，省城内外及归绥车站一片混乱。马占山于是日午后6时许，连同军民共乘绥包客货车撤离归绥市。

国民党绥远省政府自二十五年起，即组训国民军，其目的之一面为取代各县原有之地方保安团队，以减轻民众的负担，一面寓兵于农，必要时用以保卫边疆。国民兵司令由主席兼，副司令由民政厅长兼，分团、营、连、排、班组成之。司令部之高级干部多为东北籍日本士官出身之李大超、孟文仲、李英夫、苏开元等。此数位青年将校，思想复杂，能言善道，精明干练。当日军进迫至绥东绥南时，他们即将国民党士兵调至包头以西，并不计划参加抗敌战争。绥垣陷落前数日，具有影响力之地方人士，如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主任委员潘秀仁、高等法院院长张钦、地方法院院长于存灏、中山学院院长白映星、省政府秘书兼盟旗党务推进委员会委员张遐民、包头县党部委员秦邦楨、牛进禄、李聚五等，集会于包头市地方法院，商讨如何组织抗日自卫军，保家抗敌事宜。正值开会间，李大超等带数十名卫队进入会场，声言前来参加会议，共商大计。他们主张：省政无人负责，应由地方人士出名通电，并请马占山接任绥省府主席。潘、张等不以为然，主张应由地方党政军民文教各界组织一会，共同起来抗敌。几经激辩，李等竟鸣枪威胁，最后不欢而散。

潘等几经研商，决定以各县之地方保安团队为基础，以地方国民党员及文教界人士作基干，组织“绥远省民众抗日自卫军”，保卫家乡，抵抗日军。自卫军设总指挥部（简称总部），下设参谋、副官、军需、军械、军法各处，统辖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各路自卫军。组织系统及主要负责人为：总司令张钦，副总司令潘秀仁、于存灏，总参议张遐民，副官处苗国华，参谋处常佩三，军需处王裕民，军械处王庭槐，军法处马可一，第一路原拟以凉城县之保安

团编组，因该县沦陷较早，联络中断，未能组成。第二路以包头县保安团，共计1700多人，总指挥刘效贤，副总指挥李聚五。第三路以归绥县保安团，共计1200多人，总指挥王有功，副总指挥徐德，下设3个团，一团张亮，二团张思敏，三团郭玉琳。第四路以武川县保安团，共计1400多人，总指挥郭怀翰，副总指挥邱明星，参谋长石寄圃，副官长张羨孔，参谋处长樊步斗，军需处长郭怀山，军医处长郝建业，军械、兽医两处因未有合适人选，没有设立。总指挥部下设团，第十团团团长史建福，原第十区保安队长；第十一团团团长杨富保，原第七区保安队长；第十二团团团长王德宝，原第三区保安队长；第十三团团团长李森，武川第二区人，原归绥市党部执行委员；第十四团团团长赵青山，萨拉齐县人（战死），继任团长李存银，固阳县人；第十五团团团长樊广谦，山西省人；第十六团团团长武茂，武川第六区人；补充团团团长赵崇仁，第六区起款员。第五路以萨拉齐县保安团，共计700多人，总指挥郭长清，副总指挥纳太刘。第六路以集宁、丰镇、陶林3县保安团，共计600多人，总指挥赵厉师，副总指挥丁士楨。第七路以托克托、和林、清水河3县保安团，人数与指挥不详。第八路以固阳县保安团，共计1200多人，总指挥刘万银，副总指挥张国林。

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之主要活动

在八年抗战期间，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除第一、第七两路以绥东绥南为日军早陷，事先无法联络地方团队，因而未能编组成军外，其他6路均相继组成，并分别在不同的时间与地点，起而抗日，表现出可歌可泣之战绩。

绥远于1937年10月12日失守后，日军即沿绥包铁路向西进犯，守包头之骑七师及国民兵分别向绥西撤退，留驻包市城内者，仅有第二路自卫军骑兵约2000人。14日后，日军已迫进城郊，总部人员由张钦、于存灏率领，随同第二路出城，集合于黄河北岸的昭君坟渡口，拟渡河至伊盟准格尔旗，时日机飞归上空滥炸。15日包市被日军占领，自卫军总部经过准格尔旗西官府境，越东胜县，再转准旗东官府境，始渡河到了晋西北之河曲县。

总指挥部到河曲县后，即一面派潘秀仁、于存灏二副司令问道赴山西与南京，向当局报告自卫军组成经过及请求给等事宜，一面分别派青年干部潜入日占领区，与第三、四、五、八各路自卫军联系，并指示其对日军作战计划。

1938年，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率三十五军残部，退至晋西柳林整补。总部派张遐民与常佩三相偕赶往陕北榆林、晋西柳林，晋谒邓宝珊和傅作义。此时第二路自卫军已移驻至榆林附近，邓宝珊以本身没有基本队伍，拟收编第二路归其指挥，经协商至再，以第二路带兵人员意见不一，而且高双城师亦愿收编，故终未获得结果。以后二路部队复返回伊盟及包头和五原之间，长期困扰日军。张与常留榆不久，常即返河曲，张于1月间偕同绥籍乡老阎肃，乘车过米脂、绥德二县，经吴堡、由军渡过黄河至晋西离石县之柳林镇，谒北路前总司令傅作义，报告绥垣沦陷及自卫军编组的情形。傅作义由太原撤退，当时不惟部队需要大量补充，即司令部基干人员亦需要充实，因而傅作义的意思希望张遐民留在司令部工作，无需返归自卫军总部。张遐民一再申叙：“我是由自卫军总部派来，我必须先回河曲报告此行的工作，然后再来

效力。”傅作义见张遐民意向甚坚，遂不再挽留，特予一“北路前敌军总司令部特派员”名义，嘱其负责联系驻防在晋、陕、绥3省间之何柱国（骑兵第二军）、门炳岳（骑兵第六军）、马占山等各部，对各路自卫军予以协助。随即派专车将张遐民送返榆林。

1938年3月间，自卫军第二路移驻于伊盟绥西黄河沿岸，第三、四两路正与日伪军苦战于绥包沿线大青山之间。自卫军总部迭接报告，称：“挺进军已派员洽编第三路第一、二两团，门军亦拟解除第二路之武装。”为卫护自卫军之实力，总部特派张遐民率同徐德、刘幻尘、乔秉华、李蔚溥、王鸿志等，携带步枪和手枪各两支，经准格尔旗，昼行夜宿，赶往驻在绥南萨、托二县近黄河处之挺进军司令部，一面转达傅作义总司令慰问之意，一面劝阻收编第三路自卫军之行动。不料迨至黄河沿岸托县境，始悉马占山已率部离此，而第三路自卫军亦被日军冲散，已进入大青山。六人空行一趟，而于某日至某村时，几乎被准格尔旗游散的保安队枪杀。

同年4月间，傅作义总司令自柳林镇经临县、兴县、保德移驻于河曲，继续动员民众，补充并训练军队。5月中旬，傅作义奉命率部反攻绥南，相继克复偏关、消水河、和林格尔3县城，俘获文件、军马、兵器甚多。傅作义原计划收复和林县城后，以董其武旅进攻托克托县，以孙兰峰旅北下直取归绥。约在5月20日间，口寇分由大同、右玉、平鲁三路调来重兵进犯，故迄6月初，傅作义遂将前进部队撤退。6月4日，三路日军已会合偏关之东北，傅作义部及何柱国一部骑军虽迎头痛击，但终于5日拂晓退出偏关。傅作义部撤至五寨之三岔堡一带，风闻日军将进犯河曲，自卫军

总部为了安全，曾一度移驻陕北神木，7月初复返河曲。直到1939年初夏，以绥远省政府在绥西正式办公，傅作义主席亦致电促其来绥西长期抗日，自卫军总部始返河套，直到奉命结束。

自卫军的主要战斗，可分3个阶段。前期，1937到1938年。1937年10月13日午后，第二路自卫军掩护在包头市公教人员及警察撤离包头市，当时日寇装甲车在飞机导引下，对抗日军民滥肆追杀。二路自卫军不顾日机猛冲，竭力抵抗，掩护数百国民党政公教人员及青年学生渡过黄河，脱离险境。并于乱兵四处抢劫声中，护送他们通过伊盟，到达较为安全的地带。

日军侵入绥远，潘副总司令率新编成之第三路进入大青山，并于夜间分股出山，破坏绥包铁路，予日军重大打击。日军攻陷包头市，当时未敢进一步西犯，此为主因。

日军占领归、萨、托数县之初，其强奸我妇女，兽性行为孰不可忍。第五路总指挥纳太刘及副指挥郭长青奋起杀敌，即因其目睹全家妇女被几名日军强暴，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用铁锹砍死日兵，放火焚毁住宅，带领全家男女，参加自卫军，并在归、萨、托3县之间，袭击日伪警察局、载重汽车等，使少数日兵闻“纳太刘”三字，即退而不敢交战。

中期，1938到1940年。1938年6月间，由傅作义主席电请国民党中央划绥远省为绥中、绥东、绥西3个行政区，并请任命张遐民与赵厉师、陈应道分任3区之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行政院简派令下达后，张、赵二专员即积极筹备返回属区，开展敌后工作。自卫军总部为便于指挥

敌后各路对敌作战计，同时决定派于存灏副总司令率同部分干部并携带傅作义发给的电台、步枪、弹药及慰劳金等，一同与张、赵返回绥境敌后工作。护送他们的部队，是由敌后辗转来河曲的第四路一个团。昼息夜行，通过伊盟，于傍晚在萨县境渡过黄河，穿越日寇的封锁线，过铁道，于黎明时进入大青山水涧沟。入山后，即将山路封锁，人马稍作休息进食，继续在山中前进，日落前，始到达武川县境。第四路指挥部即在此地的后山庙沟一带，亦是于存灏与郭怀翰的家乡。

第一行政区，督导归、武、包、萨、托、和、清7县。张遐民为便于督导起见，在庙沟停留不久，即率同少数人员移驻第三路指挥部所在地之前山的宿泥板申。出前山之山口，即为归绥市西面的毕克齐、察素齐、陶思浩等各重要车站之村镇。专署与第三路为一体之两面，人事与业务分工协作。此时期的最重要工作，一面指派干员化装下山，进入绥远刺探日军的军政动态，并采购军需用品；一面不时派小股部队破坏铁道，袭击敌伪乡镇里的警察机构，并散发专署所制的传单文告，安慰地方父老。骑兵行动，飘忽不定，因而给日军严重的困扰。日寇虽会数次以5至10辆汽车载运日军，由黑牛沟或万家沟入山扫荡，但每次侵入，因自卫军地形熟悉，出没无常，加之三、四两路前呼后应，故能击毁来犯汽车，毙伤不少日军，使敌人无一次不是狼狈败退。

1938年9月初，傅作义来电徵询：第十八集团军第一二〇师贺龙部之三五八旅，拟移防于绥北大青山。“此事是否相宜？”三、四路负责人员一再共同研商，认为自卫军皆系骑兵，在山地对日作战，诸多不利。而三五八旅是步

兵，移防山区，如双方骑步密切配合，对日将必能发生更大威力。研商结果，复电表示欢迎。其实，该部早即由晋北神池、平鲁、右玉山地，越长城潜入绥东凉城而转至大青山附近。三五八旅旅长李井泉，参谋姚喆，政治指导员彭德大，在部队未到前，先派员到武川庙沟联络。自卫军三、四两路指挥部会同专署，一面通令属乡供应其食粮，一面召开联欢大会，以表欢迎的诚意。该部初抵大青山区，以民情与地理不熟，有的驻地亦靠自卫军营地，李井泉、姚喆等亦不时亲临专署会商抗敌计划，并示意如自卫军感到补给困难，可与八路军合并，就地统筹支給，而形成统一战线之力量。

1938年冬，三十五军奉命反攻包头。第五路由副指挥郭长青率领，切断了萨包之间的铁路，使敌增援困难，国民党军一度攻克包头市。该路并不时袭击日军用汽车，夺获甚多军需品。并与驻守大青山要寨九峰山李海龙之伪军作战，使该部伪军困守山隅无法生存。最后宣布脱离日伪，与第四、八两路并肩抗日。

第六路总指挥为绥东行政督察专员赵厉师兼任。赵自随从第四路自卫军入山后，除派员赴绥东凉、集、兴、陶、丰各县联系外，即协助三、四两路工作。至9月初，凉城的地下工作已有基础，赵即轻骑简从，经山道遑赴行署属县推动工作。以凉城县李九成所带之保安团为基干，曾迭与日伪交战，李始而受伤，继而与该行署秘书丁士楨等一同被俘，不屈遇难。

第八路系由固阳县保安团组成，人数较多，枪马齐全，而其总指挥刘万银又为该县之殷实大户，故自成军以来，日伪机关迭派员接洽收编。因日伪军驻在固阳县境者为数不

多，如不收编该部，对其威胁甚大。但刘万银等为达成保家卫国的志愿，始终不受其威胁利诱，说服投降，而且数次夜袭县城，抓获了不少伪警察与保安队，并配合第四路在官地村收编了1团伪军。

1939年2月初，傅作义电告：中央已任张遐民专员为绥远省党部委员兼书记长，应迅将山内工作暂行委托委员代办，急返绥西。张遐民接电后，先率同第三路第三团一连，偕同秘书李业瀛携带印就的宣言文告，于深夜出山，越铁路线赴萨、托、归3县各乡村，代表国民党中央宣慰父老，并公开集会演讲抗日的形势。留驻一周，日伪机关闻讯，遂派汽车载日伪军前来包围，因自卫军早得情报，待日军来时，张等已安全返山。嗣又赴驻在山区第三路各团连告别讲话，讲话时有数连官佐士兵竟全体泣不成声，大家一致高喊：“张专员再回来与我们共甘苦，张专员不要忘了我们。”张遐民于4月底，由第三路派张连护送越过敌人的警戒地区，由驻在黄河南岸的挺进军刘盛五副旅长接运，安渡黄河，先到了东胜县，后经伊盟返绥西省府所在地之陕坝。

后期，1940到1945年。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转至大青山后，积极争取自卫军并亦配合作战。1940年后，双方即势同水火，最大的冲突有两次：一次发生在前山专署与第三路的驻地；另一次发生在后山，即三五八旅的驻地。

1939年7月间，归绥籍军校步科四期出身的李正才、萨县籍军校九期骑科出身的鄂友三，先后奉傅作义约请返绥服务。李被自卫军第三路任为总指挥，鄂由省府报请任为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接替张遐民的职务。李等整备行装就

绪，即由后方请领弹药的第三路某连，于1940年春接返大青山区。

迄1945年抗战胜利，在大青山及黄河沿岸驻守的各路自卫军之最大的战绩有：1940年底，日军进犯绥西五原时，第三路曾乘日军驻防绥垣部队西调，防守空虚，由李总指挥率领分股袭击归绥市，一股迫进电灯公司，摧毁了电路，一股进至西龙王庙，与日军发生激战。嗣日军大同援军到后，三路军始退返山区。在此间派员侦查日军的动态，袭击日伪察素齐、毕克齐二镇的伪机关与警察局等。1941年4月1日，三十五军克复五原，并乘胜追击，先收复了河套原有阵地。在五原会战期间，自卫军第二路曾配合六十七军二十六师何文鼎与挺进军马占山部，肃清安北至包头黄河南岸之敌，克复了新城、森盖圪旦、昭君坟西南浪儿畔一带地区，并摧毁了日军炮兵阵地各据点。1941年6月底，国民党驻河西部队，开始向日反击。第五路自卫军配合国民党部队攻击萨县东南银匠窑子的日军。迄7月初，克复了二十四顷地重要据点，并破坏了日军碉堡多处，残敌向东撤退。1941年7月，自卫军第四、八两路配合国民党部队扫荡安北外围日军，伏击回满载日寇20余辆汽车，日死伤甚重。两路又分攻庆达及乌兰板申的日军，追敌分别逃返固阳城。1942年春，日寇自包头市开出汽车两辆，载日高级技术人员20余名，由日军少将田原护送至白云鄂博（即白彦脑包）及东公旗狼山后勘采铁、石英、云母石、钨、锡、铀等矿产。自卫军事先侦知，由鄂友三专员亲自率精骑伏击于包、固之间，击毁日汽车1辆，毙田原及日士兵10数人，虏获机枪2挺，重要文件多种。1944、1945

年间，日寇败相毕露，敌人此时只能消极防守，因而各路自卫军对敌均采取了积极的攻势。如破坏铁道、公路交通，突击乡镇敌伪防守据点，诱导蒙伪军反军等，都有显著的实绩，可惜当时地方的军政当局，有意或无心竟将此种战绩未向中央提出报告，或误报为系其他军种所为而已。

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之归结

各路自卫军，最大部分是来自各县的保安团队，而保安团队的官佐士兵，十之七八又是来自农村的青年子弟。故他们都能善于骑射、长于登山、饱受风霜、吃苦耐劳。他们参加自卫军，纯出于自发自动，是为保家爱国，奋勇抗日，动机单纯，毫无所求。在八年抗战中，他们乘着自家的马，使着县乡老式的步枪，每人平均得不到5颗子弹，而各路士兵又没有待遇，仅由所在地方供应粮糈而已。以后虽会由傅作义主席（1940年为第八战区副长官）补给少许，或从敌方虏获一部分，然僧多粥少，有苦无功，每苦孤立无助。为了自卫军求援，1937年冬，自卫军总部即派副总司令潘秀仁（省党部主任委员）与于存瀾（地方法院院长），分别到武汉与太原，向中枢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报告并请求接济，然或因鞭长莫及，或因利害关系，均未获得圆满结果。1941年1月，张遐民书记长于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毕，以省党部书记长身份代表主任委员（傅作义）列席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张在15分钟的“绥远省党务报告”中，特别强调自卫军在敌后艰苦抗日的经过，请求国民党中央设法迅予接济，勿使此一部有主义有战志的民众武力，日

久被日消灭。张的言辞稍有忿激，会后引起组织部朱家骅部长当面约谈。然迄至抗战终结，中央除对李业瀛予以抚恤外，对自卫军究将如何，始终未有明白的指示。

自卫军因挺进军希望合并，八路军争取收编，傅作义不愿培植，国民党中央亦难以直接整补，在此复杂的客观环境之下，八年苦斗的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最后一部分一部分的被整编、改组、解决、拆散了。第二路的大部分于1944年被合编于新编的高理亭旅，第三路于1943年奉命开往伊盟东胜，编为一个骑兵团，改归晋察绥边区挺进军张砺生节制指挥。嗣因防地之争执，李国栋（正才）旅长竟被何文鼎军某旅诱骗至旅部开会而被枪杀。李遇难，其部四散。抗战胜利后，第四、五、六各路均改编为各行政区的保安部队。第四路改隶绥北行政区，该区初辖归绥、武川、包头、固阳、萨县、陶林6县，专员为鄂友三。后为邱明星，辖武川、固阳、陶林3县及百灵庙办事处。第五路的一部归绥南行政区，该区辖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3县，专员为郭长清。后为赵厉师，辖托、和、清、凉4县。第六路归绥东行政区，该区初辖凉城、集宁、兴和、丰镇等县，专员为乔汉魁。第八路的一小部分参加新编之鄂友三旅外，大部分散归家乡。

八年抗日战争中，这一部分将近一万名抗日将士，在缺乏支援和补给而毫无一点待遇和报酬，在冰天雪地的环境中，出生入死，与日寇搏斗。而抗战结束了，这一部分将士有的为国捐躯，有的被地方当局改编或遣散。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这一光荣而惨痛的史实，已载入绥远的史册。

作者注：本文根据潘秀仁、于存灏、张遑民、赵淑普等人遗稿及有关资料整理。